

烟火暖暖

■文/耿艳菊

周末的时光很美很静，在家散漫慵懒，心底轻松。醒来天光已亮，拿起床头的书闲闲读着，感受着阳光一点一点铺满房间。直到倦了，才缓缓起床。

看看客厅里的钟表，不紧不慢，比人还悠然，差一刻已是九点了。早饭的时间点过去了，但早饭不能马虎过去。让生活有几分仪式感也是必要的。

走进厨房，清水大米，煮一锅白粥，清香粘糯，清淡平和，绵绵远远，是生活的本源味道。百煮不厌，百吃不厌。

让人想到沈从文、汪曾祺的小说散文，也是百读不厌。诗的语言，把生活的曲折起伏，人生的欢乐和忧愁，写得很耐看，很好看，像一座四时季节都幽美的山岭，纵使是严寒里，枯瘦沉寂，然而不经意间疏疏斜斜的一枝梅也能让人看到一种清新的诗意。

精心炒两个小菜，一个是鲜嫩青碧的菠菜配

上金黄的炒鸡蛋，一个是脆脆的土豆丝炒薄薄的鲜香肉片。热热闹闹的调料是不用的，只用油盐，底气是葱姜蒜。

这很像人的生活态度，慢慢地会学着删繁就简。从前一心往热闹里去，要把生活变得五光十色，多姿多彩。经历了一些岁月，也谈不上老去，现在却喜欢上了简淡，不再热衷于与人周旋，不喜欢复杂有心计，甚至不愿不多说无意思的话，只想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把喜欢的事情做好，与书相伴，心思简单，两相静好。

简单清炒的两个小菜，味道还蛮好，菠菜有菠菜的味道，鸡蛋有鸡蛋的味道，土豆丝的味道也正宗，肉片的味道也品得出，每一种食物的味道都在各司其职，没有被喧宾夺主。

白底小蓝花的瓷盘里盛了，热腾腾端上餐桌，一屋子都是饭菜香，热气缭绕着，幸福感不禁油然而生。一碗饭，两盘菜，不复杂，也不潦草。一家人和和气气，热热乎乎地坐下吃一顿饭，这是平常

人家的烟火生活，也让人爱之弥深。

正所谓烟火生活最可亲。可亲之处在于简单的家常的饭菜香，给人的温暖和归属。尤其是寒天里，从外归来，一身疲惫，满心劳累，推开家里的门，一股熟悉的饭菜香首先跑过来给人一个紧紧的拥抱，厨房里家人正忙着盛饭，往餐桌上端。烟火暖暖，生活清淡香甜，这样的小日子，没有江山大河的滔滔气势，却有王维笔下诗句的清闲自得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缓缓的日子是松间明月的诗意，也是石上清泉的悠然，可以潇洒地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

雪光映照的清晨

■文/程应峰

雪光映照的清晨

握不住的情欲在爱的方位延伸
膨胀的思绪，一次次
在私语者的空间如潮涌动

撩开窗帘的窗口

忽闪着大朵大朵的精灵
而此刻，地肥草美的沃野
氤氲着尘世间最美丽的湿润

怀着一颗圣洁的心

怀着属于种子的金色梦想
雪花以舞蹈的姿态接近春天
接近爱的本源
以及，那些胸怀春天的人

面对飘飞的雪花

该怎样把思绪抚平
该怎样行走在时光的寒潮中
该怎样面对生活的艰辛
在雪花的慰藉中繁衍重生

我坚守着自己的想象

坚守着心中永不凋败的深情
坚守着种子的信念
坚守着最初的承诺和真诚

积雪覆盖的小区草地

分明有雀跃和欢呼的印痕
我深信，爷孙俩堆的不是雪人
而是雪花般开放的童心

雪花一闪而过

■文/程应峰

雪粒儿敲着窗棂

声声脆响，预言雪花飘飞的场景
母亲燃起了炉火
燃起了信守一生的温暖的心

有节制的乡村

淡化了花红柳绿的心事
连炊烟也变得如此宁静
衰老的父亲，不再有旺盛的体力
只能在火炉旁打盹

他想着飘飞而来的雪花

想着被雪花覆盖的土地和麦苗
想着憩息的牛
有没有可咀嚼的茅草过冬
想着一去不回的日子里
那些美好、鲜活而遥远的事情

谁家的闺女要出嫁了

来来去去的，是迎亲和送亲的人
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
旷野上，鼓乐声声、鞭炮齐鸣

又是谁来电话了

那是喧闹后的一个激凌
老迈的父亲紧贴听筒
就着炉火的光焰满足地倾听

电话里，雪花一闪而过

那分明是生命暖流流过的情景
永远的亲情的声音
谁说不是
人生过往里默然断后的坚盾

爷爷的脐橙园

■文/刘智慧

在立冬的轻寒中，我回到了故乡。那里是一个被金黄的脐橙树层层环绕的田园小村庄，阳光在这个季节里显得恰到好处，温暖而和煦，宛如爷爷的双手轻轻抚摸着着我。

爷爷是一个勤劳的果农，他精心照料着这片脐橙园。我常常看着他用那双粗糙的大手，轻轻抚摸着每一个脐橙，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。从春日的施肥、夏日的浇水，到秋日的修剪、冬日的保暖，他都无微不至。他的双手粗糙而有力，那是岁月的痕迹，也是辛勤的证明。

漫步在脐橙园中，我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。记得小时候，每逢立冬来临，爷爷就会带我来到这片脐橙园。他会挑一个最大、最黄的脐橙给我，还会给我讲关于立冬的故事。他说，立冬是脐橙树的休眠期，也是它们积蓄力量的时刻。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，它们需要在寒冷中蛰伏。这就像人生一样，有时需要经历低谷，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。

那时的我，还不太懂爷爷的话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句话里包含着深深的智慧和对生活理解。

如今，我已经长大成人，离开了家乡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但每当我回到家乡，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爷爷的脐橙园。

我站在脐橙树下，阳光透过金黄的果实洒在我脸上，我微笑着仰望那闪烁着光芒的脐橙树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。这片脐橙园充满生机和希望，郁

郁葱葱的绿叶中硕果累累，每一个脐橙都圆润饱满，犹如爷爷的笑容一般温暖而富有力量。那些脐橙树仿佛就是我的亲人，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变化，也寄托了我对家乡和爷爷的思念。

立冬了，我站在脐橙园的边缘，望着一片金黄的脐橙树。寒风吹过，橙叶翩翩起舞，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那忙碌的身影。

爷爷在朝阳的映衬下，用粗糙的双手将那饱满的脐橙剥开，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，露出里面充满活力的果肉。那些脐橙，有的甜，有的酸，但无论味道如何，爷爷总是带着满足的微笑，细细品味每一口。我曾经好奇地问爷爷：“为什么您总是喜欢在早晨吃脐橙？”他笑了笑，指了指手中的脐橙说：“这脐橙就像我们的人生，有时酸，有时甜。但无论味道如何，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而且，只有当你用心去品尝它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它的味道。”

那时我还太年轻，不太理解爷爷的话。然而现在，每当我在繁忙的生活中遇到挫折时，我都会想起爷爷的话。那些日子里，他的微笑和那些脐橙，都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因此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像爷爷一样，用心去品尝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无论是酸是甜，我都会珍惜它，因为那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而那些日子里的脐橙，也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，让我勇往直前。

人生一世一杯茶

■文/面朝大海

情时，所有的等待都变得有价值，有意义。

茶是一种情感超越，当它不再为风展，不再为雨愁，便如同日渐娴熟的少妇般，纷纷扰扰早已远去，不再为情瘦，为再心事重重，苦涩与芬芳一并贮藏。此时此刻，若我们没有经历过人生的坎坷和挫折，没有摒弃人世的恩怨，名利事非，物欲私心，我们没有让自己的心如水般清澈，让自己的情感至真至纯得到升华，那么，这茶只会嘲笑肤浅的你，因为你不懂茶更不懂人生。

煮一壶好茶，品一杯好茶，需要的莫过于一颗心，纯粹的心。无关杯盏意境，也无关其他，而我们的祖祖辈辈们在端起粗糙笨拙的大茶碗时就已洞悉。翌日，又为父亲清洗他的那只大瓷茶缸。杯子内壁一圈圈红褐色的茶垢怎么都洗都不褪色，苦恼过后，恍然明白，这就是生活的印迹啊！经历过，又怎会无痕无迹？这才是人生，才是生活。

人生一世一杯茶，蜷缩是婴儿，收放自如已过了豆蔻，饱满即是不惑古稀。泡一杯茶，从早到晚只添水，不换茶叶，浓冽当是清晨，清香已过中午，淡如白水那差不多就该吹灯而眠了。一撮叶，一杯水，看到日落月出，每天又可见一面。所以，只有经历过，品尝过，得到过，失去过，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，才是有价值的和意义的。

锁屏里的宏伟瑰丽

■文/王平安

翩然起舞，像在舞一曲《蝶恋花》，那灵巧的翅膀，梦呓般唯美的画面，简直像庄周梦里的蝶儿，又像梁祝的化身，美得让人浮想联翩。

而在这个宏伟瑰丽的锁屏世界里，一座华檐翠壁的古建筑呈于眼前，它琉璃脊兽，光彩耀目，气势恢宏。一只鸟儿在古殿旁的花树上翩跹，它的羽毛亮泽滑顺，如同一抹抹柔和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。它的眼睛宛若星辰般清澈明亮，它在高高的树枝上环视着这琉璃世界，一副“众览万物”的悠然淡定之态。它忽而又展翅高飞，穿越云层，去寻找属于它的那一方世界。

锁屏里的宏伟瑰丽，仿佛是一个梦幻的世界，让人沉醉其中。每一次解锁，都是一次奇妙的视觉盛宴，每一次触碰，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。这个小小的屏幕，承载着无尽的美好和希望，它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多彩和无限可能。

在喧嚣的尘世中，让我们时刻保持一颗纯净的心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有趣。风景无处不在，锁屏里的一幅幅美妙图景，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滋养和启迪。

腊味与乡愁

■文/管淑平

冬日沉沉，腊味飘香。

看着屋檐角和阁楼上挂着的腊肉，泛着金黄的油渍，一阵风吹过，空气里弥漫着悠悠的肉香味，或许，冬天最静谧温柔的模样，就在于此：人间烟火，腊味可亲。

记得童年居住农村时，每每到了冬天，大人们就开始忙活着宰杀猪仔、腌制腊肉了。将自家饲养的土猪从圈里拉出来，交予当地的屠夫，随着屠夫熟练地霍霍挥手，庖丁解牛般将猪肉依次剔下，“天蓬元帅”在人间的“使命”也就顺利完成。一顿颇为盛大的坝坝宴，用来招待屠夫与客人，彰显着主人的豪气与热情。

客人一走，这时，也就到了腌肉环节。先将那些猪肉放入大瓦缸中，用盐水浸泡一周左右，等到盐水与猪肉充分浸润、融入。我有时看着那满满的一缸缸肉，不禁感到震撼又幸福，觉得日子越来越有了盼头。

熏烤，是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进行的。这天，一家人都在热闹中忙碌着。大人们将猪肉从瓦缸里一块块地拎出来，准备熏烤。小孩们，也不会闲着，会前去看火候。火小了，就往灶台添把柴火，大了，就取些柴火出来。新鲜的柏树枝，在火苗的扑扑地燃烧下，泛着袅袅青烟，吞云吐雾般笼罩了整个房子。

我们通常被那烟雾熏得泪流满面、喷嚏连天，不过，想到那

美味，也只好慢慢地忍着这烟熏火燎的熏烤。直到猪肉的油珠冒出，空气里微微地飘着如烤肉香味，工序才能结束。用棕绳将熏烤的猪肉捆绑起来，挂在阁楼，或者柴屋的房梁上，等自然的光照与风干，也等待着时间的酝酿。

那些混合着烟火气息的腊肉，十分紧致，柴而不瘦，瘦而不柴。若是刀工不错，切下来，还会看到那细密的纹理，迷宫一样的延展开来。不论是单纯的小炒，还是切几丝儿肉条，煮一碗小面，那叫一个安逸。

而城里则不一样，因居住条件和空间有限，人们也就只能去集市上挑选新鲜的猪肉自己腌制，和农村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没有了柏树枝的清香味道。通常，腊肉、腊肠都是挂在阳台或者窗台。山东与东北地区重卤，而广式的腊味重甜，我吃不惯，我还是喜欢家乡川渝地区的腊肉，有着淡淡的草木气息。巴适得很！

正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说：这是盐的味道，山的味道、风的味道、阳光的味道，也是时间的味道。这些味道已经和故土、乡情、怀旧融合在一起，才下舌尖，又上心头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，哪一个是情怀。”

冬日寂寂，腊味不变；岁月长长，人心不变。或许，这才更令远在他乡的游子有所希冀、有所留恋。

漫步初冬雨中

■文/姚杰懿

立冬一过，就算是冬天了，这个时节雨水向来不多，晴好的日子里，我总会无端想着：要是来一场雨就好了，兴许气温就会很快降下去，凉意扑面，更有初冬的感觉。

确实，相比于阳光和煦的晴天，我喜欢雨天。但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太过柔和，飘洒在风中，润得空气湿漉漉。夏雨暴躁，来去匆匆，秋雨，绵绵，霏霏，像是载满了离情别绪。我偏爱冬雨，带着冷峻的神色，像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，从容地从云间坠落，泛起些许寒意。

回乡下村子里住的时候，我常期待下雨的日子。倚在窗口，远眺山间，一派雾气缭绕，烟云氤氲的景象。房间里播着轻柔的钢琴曲，舒缓悠扬，静下心来，听来似微风拂面，音符与雨声演奏的交响，钻入了每一个毛孔中，一身的清透。

有时会想起过去的时光，转念又怀疑那些人事物是不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、存在过，抑或只是我睡梦中闪回过的一个镜头。曾经一起没日没夜疯玩的同村小伙伴会突兀地闯进脑袋，其实已经很难再将他们的名字与模样对应上了，甚至想到某个名字都会在心里咯噔一下，默默问自己：咦，我认识这个人吗？记忆是那么奇妙的东西，根据身处的不同地点与场景，它会合情合理、恰当地贴地钻出来，找寻存在感。

雨有些小了，但没有停住，我撑了把伞往村子里走去。记忆中的村庄是热闹的，尤其是雨

天，不需农作的人们围在村口闲聊，忙活了大半年，也该休息了，入了冬，就等过年。小孩子们就在大人们身边钻来钻去，玩耍的时间久了，准被赶回家做作业，于是，有人笑得合不拢嘴，有人挂着眼泪哭哭啼啼。

细雨中，路面上的坑洞已攒起了水，这一刻，我多想有一只青蛙跳出来，甚至是蛇也行。可惜，绕了一大圈，一无所获，除了湿哒哒的雨滴，连人影都没见到。不知是我失了童心，还是这个小山村以客礼待我，我越往深处走，越觉得陌生。我曾熟悉山间田边的一草一木，熟悉溪流的涟漪，熟悉泥土的气息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却又不断地将与之割席，将属于这里的记忆交还回去，只剩予我零星丁点，我与这个小山村的关系正越隔越远。

不一会儿，远处的山头散了雾，雨渐止了，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，又折返回家。雨后，眼前所见更似一幅山水画，山涧潺潺，阡陌纵横，青山苍翠，满眼碧绿。常说人生亦如画，在于三重境界，其一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其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其三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

我想，在涉世未深时，我们都是观画者，赞叹画作的巧夺天工，惟妙惟肖，丹青不渝。待自以为经历了几番风雨，磨砺了品行，辨识了善伪，知晓了画中的气韵，其实，不过是画外之人罢了。

这初冬的雨啊，还真让人觉得有几分冷了。

